

第四冊

王
安
石
全
集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□答許朝議書

某啟。連得誨示。豈勝感慰。歲暮沍寒。想比日安佳。頃在朝廷觀公議法。每求所以生之。想今爲州。亦用此意。公壽考康寧。子孫蕃衍。當以此也。咫尺思一相見。情何有已。唯冀良食自愛。永綏福履。不宣。

□答蔡天啟書

某啟。近附書想達。比日安否如何。何時南來。日以企佇。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。誠如是也。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。日光入隙所見是也。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。衆生以想所陰。不依日光。則不能見。想陰既盡。心光發宣。則不假日光。了了見此。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。未卽會晤。爲道自愛。以數書見及。尊教授想比日安佳。未及爲書。

□與參政王禹玉書二

某啟。越宿伏惟台候萬福。某久尸宰事。每念無以塞責。而比者憂患之餘。衰疹浸加。自惟身事。漫不省察。持此謀國。其能無所曠廢。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。況自春以來。求解職事。至于四五。今則疾病日甚。必無復任事之理。仰恃契眷。謂宜少敦僚友之義。曲爲開陳。使得蚤遂所欲。而不宜迪上見留。以重某逋慢之罪也。區區之懷。言不能盡。惟望深賜矜憐而已。不宣。

□二

某啟。繼蒙賜臨。傳喻聖訓。傍徨踟躕。無所容措。某羈孤無助。遭值大聖。獨排衆毀。付以宰事。苟利於國。豈辭廢殞。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。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。智不足以知人。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。且據勢重而任事久。有盈滿之憂。意氣衰而精力弊。有曠失之懼。歷觀前世大臣。如此而不知自弛。乃能終不累國者。蓋未有

也。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。欲及臯戾未積。得優游里閭。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。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。任使。無所譏議。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。上性朝廷公論。下及僚友私計。謂宜少垂念慮。特賜敷陳。某旣不獲通章表。所特在明公一言而已。心之精微。書不能傳。惟加憫察。幸甚。不宣。

□答曾子固書

某啟。久以疾病不爲問。豈勝鄉往。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。故語及之。連得書。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。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。某但言讀經。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。子固讀吾書每如此。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。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。讀經而已。則不足以知經。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。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。無所不讀。農夫女工。無所不問。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。蓋後世學者。與先王之時異矣。不如是。不足以盡聖人故也。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。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。彼致其知而後讀。以有所去取。故異學不能亂也。惟其不能亂。故能有所去取者。所以明吾道而已。子固視吾所知。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。非知我也。方今亂俗不在於佛。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。以言相尙。不知自治而已。子固以爲如何。苦寒。比日侍奉萬福。自愛。

卷七十四 書

□上相府書

某聞古者極治之時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。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。爲之焦然恥而憂之。譬譬侏儒亦各得其材。食之有司。其誠心之所化。至於牛羊之踐。不忍不仁於草木。今行葦之詩是也。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。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。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。而某之不肖。幸以此時竊官於朝。受

命佐州。宜竭罷鷺之力。畢思慮治百姓。以副吾君。吾相於。設官任材。休息元元之意。不宜以私恩上。而自近於不敏之誅。抑其勢有可言。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。某少失先人。今大母春秋高。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。徒以內外數十口。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。而取食不腆之祿。以至於今不能也。今去而野處。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。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。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。濡忍以不去。又義之所不敢出也。故輒上書闕下。願殯先人之丘冢。自託於筭庫。以終犬馬之養焉。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豐侏儒之道。覽行葦之仁。憐士有好修之意者。不窮之於無所據。以傷其操。使老者得養。而養者雖愚無能。爲報盛德。於以廣仁孝之政。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。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。黷冒威尊。不任惶恐之至。

□上富相公書

某不肖。當朝廷選用法度之時。不以罪廢。而蒙器使。此其幸固已多矣。某竊自度。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。任有大於一州者。固知其不勝也。自被使江東。夙夜震恐。思得脫去。非獨爲私計。凡以此也。三司判官。尤朝廷所選擇。出則被使漕運。而金穀之事。某生平所不習。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。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。蒙眷遇爲不淺矣。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。幸緣恩惠所及。敢布其私心。誠望閣下哀其忠誠。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。寂寞之濱。其治民非敢謂能也。庶幾地閒事少。夙夜悉心力。易以塞責。而免於官謗也。若夫私養之勢。不便於京師。固嘗屢以聞朝廷。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。今茲蒙恩厚賜祿多。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。雖然。所辭者才力所不能。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。亦冀閣下哀之。

□上曾參政書

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。必因其材力之所宜。形勢之所安。而役使之。故人得盡其材。而樂出乎其時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。而又多病。不敢自蔽。而數以聞執事矣。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。而寄之以刑獄之事。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。某親老矣。有上氣之疾日久。比年加之風眩。勢不可以去左右。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。不常乎親之側。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。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。故某得布其私焉。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。使之右則右。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。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。人臣之義也。某竊以爲不然。上之使人也。既因其材力之所宜。形勢之所安。則使之左而左。使之右而右可也。上之使人也。不因其材力之所宜。形勢之所安。上將無以報吾君。下將無以慰吾親。然且左右惟所使。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。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。義無所避之也。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。義無所辭之也。今天下之吏。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。而無不可爲之勢。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。蓋不可勝數。則某之事。非所謂不可辭之地。而不可以避之時也。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。其君與人子之事。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。其材不足以任事。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。則致爲臣而養可也。某又竊以爲不然。古之民也。有常產矣。然而事親者。猶將輕其志重其祿。所以爲養。今也仕則有常祿。而居則無常產。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。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。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。然尚有可任者。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。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。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。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。然以某之賤。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。而慨然以鄙樸之辭。自通於閣下之前。欲得其所求。自常人觀之。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。自君子觀之。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。則宜不爲遠近易慮。而不以親疎改施。如天之無不燾。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。如地之無不載。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。彼常人之心。區區好忤而自私。不恕己以及物者。豈足以量之邪。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。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

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。豈非君子所顧而樂者乎。冒黷威尊。不任惶恐之至。

■上執政書

竊以方今仁聖在上。四海九州冠帶之屬。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。皆聚於朝廷。而某得以此時。備使畿內。交遊親戚。知能才識之士。莫不爲某願。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。事顧有不然者。某無適時才用。其始仕也。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。日月推徙。遂非其據。今親闡老矣。日夜惟諸子壯大。未能以有室家。而某之兄嫂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。其心有不樂於此。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。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。而成婚姻葬送之謀。故某在廷二年。所求郡以十數。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。亦其所懷如此。非獨以此也。某又不幸。今茲天被之疾。好學而苦眩。稍加以憂思。則往往昏瞶。不知所爲。以京師千里之縣。吏兵之衆。民物之稠。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。蓋不可勝數。以某之不肖。雖平居無他。尙懼不給。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。而又爲疾病所侵乎。歸印有司。自請於天子。以得放絀。而歸田里。此人臣之明義。而某之所當守也。顧親老矣。而無所養。勢不能爲也。偷假歲月。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。而不忖事之可否。又義之所不敢爲。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。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。幽僻之濱。與之一官。使得因吏事之力。少施其所學。以庚祿賜之入。則進無所逃其辜。退無所託其身。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。蓋聞古者致治之世。自瞽瞍昏瞶。侏儒籛籛戚施之人。上所以使之。皆各得盡其才。鳥獸魚鼈昆蟲草木。所以養之。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。於是裳裳者華。魚藻之詩。作於詩。而曰左之左之。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。君子有之。惟其有之。是以似之。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。宜右者右之。各因其才而有之。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。又曰魚在在藻。依于其蒲。王在在鎬。有那其居。魚者潛逃深渺之物。皆得其所安。

而樂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。方今寬裕廣大。有古之道。大臣之在內。有不便於京而求出。小臣之在外。有不便於身而求歸。朝廷未嘗不可。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。至於所以賜某者。亦可謂周矣。爲其貧也。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。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。置之京師。而如其在外之求。顧某之私。不得盡聞於上。是以所懷齟齬。而有不得也。今敢盡以聞於朝廷。而又私布於執事矣。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。盡其才。憐其親之欲而養之。盡其性。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。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。

■上歐陽永叔書

今日造門。幸得接餘論。以坐有客。不得畢所欲言。某所以不願試職者。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。勢不能久處京師。所圖甫畢。而二兄一嫂。相繼喪亡。於今窘迫之勢。比之向時爲甚。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。則於法當留一年。藉令朝廷憐閔。不及一年。卽與之外任。則人之多言。亦甚可畏。若朝廷必復召試。某亦必以私急固辭。竊度寬政。必蒙矜允。然召旨旣下。比及辭而得請。則所求外補。又當遷延矣。親老口衆。寄食於官舟。而不得躬養。於今已數月矣。早得所欲。以紓家之急。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。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。然某之到京師。非諸公所當知。以今之體。須某自言。或有司以報。乃當施行前命耳。萬一理當施行。遽爲罷之。於公義亦似未有害。某私計爲得。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。不可以盡。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。

■二

某以不肖。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。初以疵賤。不能自通。閣下親屈勢位之尊。忘名德之可以加人。而樂與之爲善。顧某不肖私門多故。又奔走職事。不得繼請左右。及此蒙恩出守一州。愈當遠去門牆。不聞議論之餘。私心眷眷。何可以處。道途遭迴。數月始至敝邑。以事之紛擾。未得具啓。以敘區區鄉往之意。過蒙獎引。追賜

詩書言高旨遠。足以爲學者師法。惟褒被過分。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。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。雖然。懼終不能以上副也。輒勉強所乏。以酬盛德之貺。非敢言詩也。惟赦其僭越。幸甚。

■三

某以五月去左右。六月至楚州。卽七舍弟病。留四十日。至揚州。又與四舍弟俱失。郡牧所生一子。七月四日視郡事。承守將數易之後。加之水旱。吏事亦尙紛冗。故修啓不蚤。伏惟幸察。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。方今之勢。雖未得遠引。以從雅懷之所尙。惟據所蘊以救時敝。則出處之間。無適不宜。此自明哲所及者。承餘論及之。因試薦其區區。某到郡侍親。幸且順適。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。宜得臯於君子。固有日矣。

■四

某以疵賤之身。聞門願見。非一日積。幸以職事二年京師。以求議論之補。蒙恩不棄。知遇特深。違離未久。感戀殊甚。然以私門多故。未嘗得進一書。以謝左右。伏蒙恩憐。再賜手書。推獎存撫。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。以愧以恐。何可以言也。秋冷。伏惟動止萬福。惟爲時自重。以副四方瞻望之意。

■與劉原父書

辱手教勤勤。尤感愧。伏承動止萬福。又良慰也。河役之罷。以轉運賦功本狹。與雨淫不止。督役者以病告。故止耳。昔梁王墮馬。賈生悲哀。涖魚傷人。曾子涕泣。今勞人費財於前。而利不遂於後。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。若夫事求遂。功求成。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。此某所不能。則論某者之紛紛。豈敢怨哉。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。此非某之所敢聞也。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。常以諸賢無意耳。如鄙宗夷甫輩。稍稍驚於世矣。仁聖在上。故公家元海。未敢跋扈耳。閣下論爲世師。此雖戲言。願勿廣也。前月被使江東。朝夕當走左右。自餘須面

請。

□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

比得周秀才所示書。即欲奉報。以多病多事。未能如志。重承手問。尤以感愧。知生事彌困。爲之奈何。某亦以姻事見迫。又田入不足。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。然勞佚有命。當順以聽之耳。前書所示。大抵不出先志。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。則世之名能文辭者。已無過矣。若欲以明道。則離聖人之經。皆不足以有明也。自秦漢已來。儒者唯揚雄爲知言。然尙恨有所未盡。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。則其於聖人之經。宜其有所未盡。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。則無爲見問矣。誠欲以明道。則所欲爲子經道者。非可以一言而盡也。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。此天下之所同。而舟矢已來。未之改也。先志所論。有非天下之所同。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。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。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。乃如某之學。則惟詩禮足以相解。以其理同故也。子經以謂如何。兩家各多難。無由會合。許明年見過。幸甚。惟爾自愛。

□答吳孝宗論先志書

某辱書。又示而先志。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。責以一言盡之。吾弟所爲書博矣。所欲爲吾弟道者。非可以一言盡。無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。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。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。可勿怪也。積憂久病。廢學疲懶。書不能逮意。知已就試國學。隆暑自愛。他俟試罷見過面盡。不宣。

□答錢公輔學士書

比蒙以銘文見屬。足下於世爲聞人。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。以屬於不腆之文。似其意非苟然。故輒爲之而不辭。不圖乃猶未副所欲。欲有所增損。鄙文自有意義。不可改也。宜以見還。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。家廟以

今法準之。恐足下未得立也。下雖多聞。要與識者講之。如得甲科爲通判。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。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。而必欲書之乎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苟不能行道。適足以爲父母之羞。況一甲科通判。苟粗知爲辭賦。雖市井小人。皆可以得之。何足道哉。何足道哉。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。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。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。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。至於諸孫亦不足列。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。七孫業之有可道。固不宜略。若皆兒童。賢不肖未可知。列之於義何當也。諸不具道。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。南去愈遠。君子惟順愛自重。

■與崖伯易書

伯易足下。得書於京師。所以開我者不敢忘。而人事紛紛。不得修報。以爲到高郵卽奉見。得道所欲言者。去軍城止三十里。而遇親舟。遂挽以北。念還軍中。則重煩親友。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。殊悵悵也。逢原遽如此。痛念之無窮。特爲之作銘。因吳特起去奉呈。此於平生爲銘。最爲無媿。惜也。如此人而年止如此。以某之不肖。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。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。而比在高郵見之。遂若不可企及。竊以謂可畏憚。而有望其助我者。莫踰此君。雖足下之言。亦以謂如此。今則已矣。可痛可痛。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。人之愛逢原者多矣。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。可痛可痛。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。不別致書。爲致意。

■與郭祥正太博書三

某叩頭。得手筆存問。區區哀感。所不可言。示及詩篇。壯麗俊偉。乃能至此。良以嘆駭也。輒留巾甌。永以爲玩。山邑少事。不足以煩剗治。想多暇日。足以吟詠。有緣一至左右。惟自愛重。以副鄉往之私。幸甚。

■二

某叩頭。臯逆餘生。奄經時序。咫尺無由自訴。伏承存錄。貺以詩書。不勝區區哀感。詩已傳聞兩篇。餘皆所未見。豪邁精絕。固出於天才。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。雖在哀疚。把翫不能自休。謹輒藏之巾櫥。永以爲好也。知導引事稍熟。希爲人慎疾自愛。幸甚。

三

某叩頭。承示新句。但知嘆愧。子固之言。未知所謂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。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。哀荒未能劇論。當俟異時爾。聞有殤子之釁。惟能以理自釋。情累也。某臯逆荼毒。奄忽時序。諸非面訴。無以盡。

與吳特起書

某啟。適見鍾檢正世美言。上舍吳師禮。浙人也。有文學節行。欲爲逢原壻。彼極多人欲壻之。而慕逢原節義。故欲娶其女。鍾爲人不妄。吳亦有名。故欲作書奉報。乃得來書。更請審擇。特起肯遠相過。甚慰思渴。老年待盡。若復得一相見。豈非幸願。今歲暑雨特甚多。逃於北山。平生未嘗畏暑。年老氣衰。復值此非常氣候。殊爲憊頓。書不及悉。千萬自愛。

與曾子山書

某啟。比聞上下啾啾。何故。人不患無材。患韜晦之爲難。況州縣之勢。固已相遼。郡若摧縣。易於拉朽。此不可不知也。冬寒。千萬自愛。

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

某啟。仲冬嚴寒。伏惟尊體動止萬福。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。皆高過人。見留他來此修學。雖貧不應舉。爲人亦通。不至大段苦節過當。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。久不得委曲。不審尊意如何。傳聞皆不可信也。某目見

其所爲如此。甚可愛也。未拜見。千萬乞保尊重。

二

某啓。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。向曾上狀。不審得達左右否。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。文學智識。與其性行。誠是豪傑之士。或傳其所爲過當。皆不足信。某此深察其所爲。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。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。亦不至絕貧乏。況其家口寡。亦易爲贍足。雖然不應舉。以某計之。今應舉者未必及第。未必不困窮。更請斟酌。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。雖終困窮。其畜妻子。當亦不至失所也。渠卻望二舅有信來。決知親事終如何。幸一賜報也。尙寒。伏乞善保尊重。

卷七十五 書

與王逢原書七

某頓首。逢原足下。比得足下於客食中。賓賓相造謝。不能取一日之閑。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。而舟卽東矣。間閱足下之詩。竊有疑焉。不敢不以告。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。夫君子之於學也。固有志於天下矣。然先吾身而後吾人。吾身治矣。而人之治不治。係吾得志與否耳。身猶屬於命。天下之治。其可以不屬於命乎。孔子曰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。又曰。道之將行也歟。命也。道之將廢也歟。命也。孔子之說如此。而或以爲君子之學。汲汲以憂世者。惑也。惑於此而進退之行。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。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。吾獨以聖人之心。未始有憂。有難予者曰。然則聖人忘天下矣。曰。是不忘天下也。否之象曰。君子以儉德避難。不可榮以祿。初六曰。拔茅茹以其彙。正吉。象曰。拔茅正吉。志在君也。在君者。不忘天下者也。不可榮以祿者。知命也。吾雖不忘天下。而命不可必合。憂之其能合乎。易曰。遯世無悶。樂天知命。是也。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。有憂也。然仕於其時而不

得其志。不得以不憂也。仕不在於天下國家。與夫不仕者。未始有憂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。借有憂者。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。孟子曰。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。有不被其澤者。若己推而納之溝中。可謂憂天下也。然湯聘之。猶囂囂然曰。我處畎畝之間。以樂舜堯之道。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。僕僕自枉。而幸售其道哉。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。鄉鄰有鬪者。被髮纓冠而救之。則惑也。今窮於下。而曰我憂天下。至於慟哭者。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。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。欲人知治亂有命。而進不可以苟。則先王之道得伸也。世有能諭知命之說。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。由知及之仁。不能守之也。始得足下文。特愛足下之才耳。既而見足下衣冠屢缺。坐而語。未嘗及己之窮。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。不以絲忽妄售於人。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。吾以謂知及之仁。又能守之。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。

■二

某頓首。讀所辱書辭。見足下之材。浩乎沛然。非某之所能及。問諸邑人。知足下之行。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。惜乎某之行。亟不得久留。從足下以遊。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。所示藁副。輒留傳玩。不審定復枉顧否。不勝幸望也。

■三

某頓首。逢原近已附書。亦得所賜教。殊感慰。唯逢原見教。正得鄙心之所欲。方欲請而已。被旨還都。遂得脫此。亦可喜也。但今茲所除復。非不肖所宜居。不免又干溷朝廷。此更增不知者之毀。然吾自計當如此。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。不久到眞州。冀逢原一來見就。不知有暇否。弟因書見報。某止寓和州耳。來眞唯迎親老來視女弟。既而歸和俟命也。冬寒自愛。

四

某頓首。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。明日遂行。欲至楊州宿留。別乞一差遣。竊欲一見逢原。幸枉駕見追。只於丹陽奉候。切勿以事爲解也。它須面陳。此不詳悉。切見過。專奉遲。切切。

五

某頓首。自別逢原。一得書。遂不知行李所在。伏計已達暨陽。今此介往。幸喻動止之詳。以慰思渴也。居江陰果可以徙否。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。皐豐日積。而缺然無友朋之救。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。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。番亦多士。可以優游卒歲。試思之也。人還一報。餘自愛重。

六

某頓首。得手教。承尙在江州。思企何可勝言。某昨到金陵。忽忽遂歸番。冬末須一到金陵。不知逢原此行。以何時到江陰。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。但到金陵。莫須求客舟以往否。近制船難爲謀。自金陵至潤。只一兩程。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。某處此。遂未有去理。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。尙以書見止。不宜自求便安。數溷朝廷。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。皐豐日積。而不知所以自脫。足下安以爲我謀哉。配兵不習水事甚善。但計今之勢。如此等事。皆不可與論說。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。幸試疏示。更有所聞。悉望見教。所至幸望留意。訪以所不逮也。至冬末到金陵。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。不知可否。私心極有事欲面謁。竊試思之。幸能一來。爲惠大矣。

七

某頓首。逢原足下。方欲作書。而得所賜書。尤感慰。唯逢原所以教我。得鄙心所欲出者。窮僻無交游。所與議者。

皆不出流俗之人。非逢原之教我。尙安得聞此。方力求所欲。但未知何時得耳。及冬春之交。未得脫此。冀相遇於江寧。不審肯顧否。承教許如此。當可如約也。但不謀潤居何也。江陰豈不可留乎。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。配卒事須面敍乃悉。餘更有所聞。悉望見教。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。而言亦未必可用。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。非足下教我。尙何望於他人。竊無所惜也。冬寒自愛。

■與劉元忠待制書

某啓。久阻闊。豈勝向往。繼奉手誨。勤勤懇懇。尤荷眷念。承欲求宮觀。方主上躬親庶政。求才如不及之時。人臣雖有邪心。安能有所軒輊。謂宜黽勉以俟休命。不須如所喻也。無緣面晤。幸深思鄙言而已。炎溽爲時自愛。

■與沈道原舍人書二

某啓。辱手筆。感慰。又復冬至。投老觸緒多感。但日有東歸之思爾。上聰明日躋。然流俗險膚。未有已時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。北山松柏。聞修雅說已極茂長。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。因欲漸治垣屋矣。於道原欲略布所懷。

■二

某啓。久不作書。然思一相見。極飢渴也。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。論及說文。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。頗爲解釋。因悟孔子使人多識。乃學者最後事也。續當錄寄。道原何以淹留如此。若道原有除。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。諸欲面晤。何可勝言。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。餘惟自愛。

■答黎檢正書 佚

某啓。前得所示熟讀。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。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。志之所貴者道。苟不合乎聖人。則皆不足以爲道。唯天下之英才爲可以與此。故欲以所聞告左右。而嘗爲尊叔父道之。足下聞之而遂

自悔。以足下如此之才。而復之不遠。又能如此。此何所不至。如某者。衰久矣。徒知思而已。尙何能有所補助乎。辱書愧嘆。以不卽見爲恨。饗寒自愛。

■與丁元珍書

某頓首。過廣。曾欲作書遣人奉調動止。以有故亟歸。是以雖作書而不果也。辱教。承知屢賜問。然不得也。亦嘗附狀。何爲皆不至乎。曹振佳士。已爲發令狀。如此人。雖微元珍之教。固不敢失。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。前書已報左右。恐不到。故復以聞。求郡固且止。甚荷見教。然某之所請。不爲無辭。若執政不察。直以爲臯。則某何敢解免。如欲盡其辭。而然後加之臯。則某事固有本末。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。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。則人無異論。今家異道。人殊德。士之欲自守者。又牽於末俗之勢。不得事事如古。則人之異論。可悉弭乎。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。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。秋冷。自愛。重之。望冬間復到廣州。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。不審可求檄來否耳。不宣。

■上杜學士言開河書

十月十日。謹再拜奉書。運使學士閣下。某愚。不更事物之變。備官節下。以身得察於左右。事可施設。不敢因循苟簡。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。亦其職宜也。鄆之地邑。跨負江海。水有所去。故人無水憂。而深山長谷之水。四面而出。溝渠澮川。十百相通。長老言錢氏時。置營田。吏卒歲浚治之。人無旱憂。恃以豐足。營田之廢。六七十年。吏者因循。而民力不能自并。向之渠川。稍稍淺塞。山谷之水。轉以入海。而無所瀦。幸而雨澤時至。田猶不足於水。方夏歷旬不雨。則衆川之涸。可立而待。故今之邑民。最獨畏旱。而旱輒連年。是皆人力不至。而非歲之咎也。某爲縣於此。幸歲大穰。以爲宜乘人之有餘。及其暇時。大浚治川渠。使有所瀦。可以無不足水之患。而無老壯稚

少。亦皆懲旱之數。而幸今之有餘力。聞之翕然。皆勸趨之。無敢愛力。夫小人可與樂成。難與慮始。誠有大利。猶將強之。況其所願欲哉。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。伏惟執事聰明辨智。天下之事。悉已講而明之矣。而又導利去害。汲汲若不足。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。故輒具以聞。州既具以聞。執事矣。顧其厝事之詳。尙不得徹。輒復條條以聞。唯執事少留聰明。有所未安。教而勿誅。幸甚。

■與馬運判書

運判閣下。比奉書。卽蒙寵答。以感以忤。且承訪以所聞。何閣下逮下之周也。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。不獨費出之無節。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。富其家者資之國。富其國者資之天下。欲富天下。則資之天地。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。有父之嚴而子富焉。則何求而不得。今闔門而與其子市。而門之外莫入焉。雖盡得子之財。猶不富也。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。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。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。此其所以困與。在閣下之明。宜已盡知。當患不得爲耳。不得爲。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。今歲東南饑饉如此。汴水又絕。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。京師兵食宜窘。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踊。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。就食諸郡。可以舒漕挽之急。古人論天下之兵。以爲猶人之血脈。不及則枯。聚則疽。分使就食。亦血脈流通之勢也。儻可上聞行之否。

■答王伯虎書

辱書問以所疑。如某者何足以語。然聖人君子之行。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。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。不辱己所以爲有義。不害人所以爲有仁。若夫操至治之成法。責備於叔世以自絕。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。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。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。因出見過。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。

■答段縫書